

张悦然

主编



宿命
destiny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8

宿命
desti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鲤·宿命/张悦然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014.5重印)

ISBN 978-7-5321-5176-9

I. ①宿…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小说研究-世界

IV. ①I313.45 ②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4775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乔亮/李霞

装帧设计:杨林青

鲤·宿命

张悦然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00×970 1/16 印张14.75 插页1 字数240,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76-9/I·4086 定价:2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 沙龙 | 008 从灵感、口吃、异国经验到小说写作 采访 | btr
017 太太的诅咒 文 | 李舒
027 规律就是用来打破的 文 | 天蝎小猪
031 命运的内向宣泄 文 | 小韩
- 星相 | 037 命运之爱：占星学的宇宙观 文 | 女祭司
041 相遇的意义 文 | 聆宇
048 随波逐流的反面 文 | 丁宏
- 镜子 | 053 梦形录 摄影 | 玛妮·泰勒
- 小说 | 068 在这国，万物注定 文 | 科拉姆·麦卡恩 译 | 包慧怡
075 回家 文 | 国生
083 暖暖 文 | 段俏
103 静三的故事 文 | 走走
113 枪毙 文 | 郑小驴
124 电话 文 | 刘琪鹏
130 往着大海的方向 文 | 荞麦
135 迷林 文 | 陆茵茵
- 声纳 | 03 寻找与厘清适切的书写位置 文 | 张怡微
05 海边的房间 文 | 黄丽群
14 猫病 文 | 黄丽群
22 更新的脸 文 | 黄崇凯
30 玻璃时光 文 | 黄崇凯

上小学的那年，有一天毫无征兆地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只木偶，被几根看不见的提线拉拽着。提线高入云霄，另一端握在上帝的空中。他弯了弯手指，我就大笑不止。说着别人塞进嘴里的话，沿着画好的轨迹走路，连那所谓让人捉摸不透的乖张性情，也不过是一种预先的设定。这种设定将会伴随一生，纵然长大了也没有用。那些大人也是同样。熙攘的大街上，人们匆匆前行，好像真的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似的。每个人都努力，努力抓住这世间更多的东西。财富，荣誉。可是谁也抓不住那最根本的东西，自己的命。

然而那时候，也不过是理论上知道有命运这回事。体会到一种抽象的悲伤。像是知道有那么一头怪兽存在，却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初次瞥见一点它的模样，是小学三年级的事。当时我最崇拜的人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那个从南方来的年轻男人，穿着双排扣的长风衣，浓密的络腮胡子遮去半个脸，谁也没见过他笑是什么样子。他博学，几乎无所不知，然而对学生非常苛刻。我们被他的威严深深震慑，小心翼翼地遵守着他制定的各种规则。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几乎掌控着我全部的喜怒哀乐。要是他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我就会开心上好几个星期，假如他一点儿也不欣赏它，评语只有寥寥几句，我就会无精打采很久。

后来一个大雪天，他骑车回家的时候摔断了手臂。几天后的傍晚，我留下做值日，离开时天已经黑了。经过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他坐在扭亮的小台灯底下，用打着石膏的手喂自己吃泡面。筷子笨拙地

送向嘴边，面条不停地摆荡，汤汁溅了一脸。他也不去管它，只是咀嚼着嘴里的面条发呆。因为下巴上也有伤，所以把胡子都剃掉了。那张脸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眼前，苍白而唐突。他嚼得越来越慢，然后停了下来。那一刻，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即便灯光昏暗，我依然能看清。是有些悲哀的表情，好像因为深深知晓了命运而感到无助。嘴边却露出一丝诡谲的笑意，似乎在嘲弄自己。他的理想当然不是留在这样一所连一个像样的操场也没有的完全不正规的大学附属小学教书。整日坐在一大堆中年女人中间，听她们一边改作业一边讨论猪肉的价格。哪怕能去教中学也好啊，他一直在想办法从这里调走。托人、自荐、参加各种可能有用的考试……然后是一次次漫长的等待，最终都再也没有了消息。在这个天寒地冻、胸前挂着打了石膏的手臂的夜晚，他吃着一碗泡得软烂的泡面，终于开始想放弃了。关于这些，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当时我只是迈开双腿，飞快地从窗前逃走了。因为那真是惨烈到会灼伤双眼的一幕：他露出一副认命的模样。摊开双手，任由命运像穿堂风一样在身体里穿进穿出。那个博学的人，那个威严的人，那个主宰着我的悲喜的人空空荡荡地坐在那里。我看到了他最脆弱的样子，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我脑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跑开。

仿佛知晓了他最要紧的秘密，我从此变得很害怕看到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不敢去看他的脸。他的赞赏和肯定不再带给我欢乐。想到他，我就会感到很沉重。

很多年以后，再回想起那个冬天的黄昏，老师脸上的表情也未必真有那么哀伤。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想到自己的命运。他可能只是在吃那碗面，什么都沒有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霜的窗户，稠郁的灯光，缠满纱布的手臂，光秃秃的脸颊，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悲伤。真正吓到我的并不是他脸上的表情，而是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命运这种东西的存在。它站在老师的身后，像一只守着猎物的兽，突然咧开嘴对着我笑，露出凛冽的尖牙。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那真是一种巨大的震撼。

最初知悉命运的存在，大概总是会感到恐惧。生命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着，掌控着，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样想着就觉得可怕。许多年过去，那些宿命的念头早已成为一种顽固的世界观，日日相伴，熟昵如家人。命运的存在再也不会令你感到害怕。相反的，想到你会觉得很心安。你相信生命遵循着某种隐秘的逻辑。虽然永远无法改变它，可是有些时候，当你根据积攒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磨砺得越来越尖的直觉来判断事物走向的时候，先知般的光环似乎环绕在你的头顶上——你感觉你已经掌握了那种神秘的规律。这带给你莫大的欣慰。你认为你知道生命要往哪里去，并因此感到很安全。

让人彻底绝望反倒是：没有命运这回事。你意识到不存在这么一种生命可以遵循的规律。世界上没有神。没有谁在劳神规划人的命运。生命毫无逻辑可言，一切无常，无序。你永远猜不出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宿命观并不是消极的，有些时候，它甚至可以被视作是一种乐观：既然命运是神明为我们精心设计的，生命就是被尊重的，那么来这一趟，便是值得的。

008 从灵感、口吃、异国经验到小说写作

采访 | btr

017 太太的诅咒

文 | 李舒

027 规律就是用来打破的

文 | 天蝎小猪

031 命运的内向宣泄

文 | 小韩

谁为我们设置了人生程序？

文 | 鲤编辑部

东野圭吾曾在某个长篇小说里写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生命中的全部偶然，其实都是命中注定。这话够绝对的，但如果事情真是这个样子，人类所有的疑问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就此相信命运、因果和那些轮回往复，把自己交托出去，不挣扎不逃脱，嘴里默念一定会来的，迟早会来的，任凭厄运好运降临。可事情到了这种境地，光是想想就会让人手脚发软，头皮发麻，无力感油然而生。

而无力感的恶果，通常是叫人自怨自艾，为了有所依托，人们开始求助三尺之上的神明。有时候很不幸，我们祈祷的神明中不乏耳背的。聂华苓在《三生影像》里面提到她母亲的故事，老母亲早年丧夫，悲痛万分，从此吃斋念佛，诵经祝祷，希望借此保佑家人平安。可她诵经念佛十几年，天天企盼家人平安，到头来，大儿子还是在战争中死掉。老母亲听到噩耗，第一个念头，就是把那串念了十几年的念珠扯断了，从此不再相信神明。

不相信神明，就要彻底皈依命运么？至少大卫·米切尔不是这么想的，在btr与他的访谈中，我们本以为会发现他与《云图》贴近的命运观，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相信，甚至反问我们，“你是否想成为被

动的机器人，由一种宇宙大小的、被称为‘神’或‘历史’或‘命’的东西预设了程序？”

当然，没有人想被预设的程序规定，就像侦探小说写作中的一句至理名言：规律是用来打破的。心有不甘的作者，一次次重设我们对于意外的阈值，将我们的期待引向更远。而某些旧式的，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信条，有时候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胡适的老婆江冬秀不坚持那条“原配维权路”，太太的诅咒也许真会应在胡适的身上。

本期沙龙里面，我们尝试寻找不同人关于命运的看法。这些看法一定不能代表全部，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命运或消极或有趣的部分。不管怎样，我们总归是会被命运嘲弄的，为着我们这些那些徒劳的探索。它会陡然狠敲我们一记，随后便扬长而去。

从灵感、口吃、异国经验到小说写作

——大卫·米切尔专访

采访 | btr

大卫·米切尔有一张瘦长而年轻的脸。2012年，他曾作为上海书展暨上海国际文学周嘉宾来到上海，言谈举止谦和友善，带着英国绅士的派头。这位1969年出生于英格兰绍斯波特的艺术家孩子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伍斯特郡（即著名的辣酱油产地）的莫尔文度过的，一个平常而安静的地方——照大卫自己的描述，那里充满了“白人、直男和中产阶级”。小时候的大卫·米切尔就显露出写作的兴趣，他自称是一个“焦虑的、书呆子式”的孩子，他在教区杂志上匿名发表诗作，并热爱收集明信片。

在取得肯特大学比较文学（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后，他还没有想好未来究竟要做什么。其间，他在坎特伯雷的Waterstone's（英国大型连锁书店，截至2013年1月已有288家分店）打了一年工，担任小说买手。这段经历使他对于当代小说及读者的阅读偏好有了广泛了解。Waterstone's书店的斯图尔特·布鲁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大卫通过在书业的工作懂得了一本书到达顾客手里的过程。他对于人们的阅读经验非常好奇；你可以看见在签名售书时，他会以一种探究的方式交流。事实上，他不但擅长卖自己的书，也擅长卖别人的。”

大卫真正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24岁那年。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居住一年后移居日本广岛，在那里教授英文。正是在那儿，他爱上了日本女孩吉田桂

子——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人育有一子一女，诺阿及哈娜。大卫在日本住了八年，其间出版了他饱受好评的处女作《幽灵代笔》（1999）及《九号梦》（2001）。《幽灵代笔》的故事辗转于东京、香港、彼德堡、伦敦等世界的九个角落，由九个角色共同演绎交织的故事；而《九号梦》则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一样，以披头士的歌曲为名，讲述了一个日本少年的寻父故事。

2003年，大卫·米切尔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选为“最佳英国青年小说家”，一年后出版的《云图》以复杂精巧的结构、宏大的时间及地理跨度及对于神秘的机缘、交织的命运、自然的轮回及对人性的深刻体察——这些也是大卫小说共通的主题——赢得了评论界及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也入围了当年布克奖短名单。2006年和2010年，大卫·米切尔又分别出版了自传性小说《绿野黑天鹅》及以十九世纪日本长崎为背景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获得《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及英联邦作家奖等奖项，成为当今英语文坛的实力派代表人物，连前辈A.S.拜厄特都对他赞赏有加：“我记得在一个派对上碰见一个年轻人，说大卫的小说很好但有点老派，我很生气，因为他丰盛的叙事结构并不老式，它比新的还新。无论在精神还是结构层面，都是C大调，这是非常难得的。”

近日，我们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现居爱尔兰科克的大卫·米切尔。

Q

你如何记录自己的灵感？在什么时候你会决定将之变作小说？

A

我的笔记本上有一页叫作“故事的想法”，其中一些变成了未来小说里的副线情节。问题的第二部分更难回答。有时候，我开始写之前就有了对于一部小说的清晰的想法。而另一些时候，我必须“通过写作到达”真正的小说所在之处。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这种情形。这其实无关“决定”，而更是“探索”以及“演进”。惟有通过写，我才能与小说相连。如果我坐在桌前等待灵感到来，那么什么也不会发生，最后我就会又去看 YouTube 上的电影预告片了。

Q

你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又曾在广岛住了长达八年，其间你完成了《幽灵代笔》及《九号梦》。这段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写作？

A

我身为年轻人的经验里有很多是日本经验。我在《幽灵代笔》《九号梦》和《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里大量利用了这些经验。如果我没有在日本住八年，那些小说或许就不会存在，因此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是，“影响很大。”更复杂的回答则是更形而上的。事实上，答案是一系列问题：“如果你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你还会是同样的那个作家吗？”或者，“一个作家是由经验组成的，抑或他是经验的‘策展人’？”或者，“假如你的母亲从没有遇见你父亲，你还会读得到这句话吗？”天哪。我需要一杯啤酒。（笑）

Q

你在广岛教英文。那些年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轶事吗？住在国外是否令你更在意语言？

A

我在日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关于广岛，关于教书。学生们教会了我许多关于语言、人类、生活及教学本身的事。很可能他们教

我的比我能够教他们的还多。不过，与这采访相关的两段记忆，却是与两个中国人的友谊，陈先生和谭谭小姐（音）。陈先生是学工程的研究生，他非常勤奋，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谭谭小姐要年轻一些——我想不起她读的是什么专业——为了挣够钱，她不得不在便利店做临时工。我们三个人在日本都是外国人，但我们用日语交流，他们是我曾与之交谈的第一批中国人。我欣赏他们的智慧、耐力和语言能力。我对谭谭小姐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很有兴趣，尤其是关于文革。她对于这些事件的看法有别于西方的主流叙事。

住在国外、不得不学习他国语言是一种有益的练习。当你作为不会说那门语言的人起步时，感觉就像个无助的孩子，但当你学会更多时，你渐渐有了力量，你明白了语言是一种系统，接驳了现实和社会，训练我们的“猴脑”。你明白了思维是如何被语言塑型的。说一种外语而被理解，有一种深层、特别的愉悦。对于说荷兰语或冰岛语等“少数派语种”的人来说，这种愉悦是生活的必需。然而对于说英文或中文等“多数派语种”的人而言，这种愉悦就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发现。

Q

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作的节奏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的哮喘塑造的。

我们知道你患有口吃症，它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A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口吃比现在还严重，因此当我想象未来时，我就想象自己做那些不需要讲很多话的工作，比如作家、灯塔守护人或者僧侣。等我知道灯塔已经自动化了之后，写作成了我唯一可以梦想的工作，因为我对女孩们太感兴趣以至于做不了僧侣。白日梦比人们通常认知的要更有力量。

逐步形成的、使我能“绕过”口吃来交流的应对机制，以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帮助了我的写作。不口吃的人通常并不知道口吃不是随机的——他们仅仅发生在特定的辅音上，它们也可能

随着时间改变。所以如今对我而言，我仅仅会在 S、硬辅音 C（比如说“Cat”）或 K 开头的那些词那里结巴。如今我有办法（通常）让我尽管口吃但仍能说出这些词，但小时候避免口吃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避免这些带有“危险”辅音的词语。这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大组同义词，或表达同一件事的别样方式。我也需要懂得语言是如何与社会阶层、年龄、教育水平和说话者的方言相连的——并非作为语言学的练习，而是为了在学校里生存。有些孩子有肌肉强壮的身体——我有肌肉强壮的词汇量及对音域的了解。每当我写散文或人物对话时，我仍然使用这些肌肉。

对于读到本文的有口吃症的孩子，我想说我知道这是残酷的，但会变好。坏消息是这无法治疗，因为言语不畅不是一种疾病。但好消息是你可以学着换一种方法与口吃和平共处。不要将之视为要毁了你的生活、当众羞辱你的魔鬼，而要将它看作一个顾问、一位旅人。如果你认可了它存在的理由，它也会认可你交流的权力。这会花时间，但能成功。如今我把口吃看作一种天赋。有时候，诅咒和祝福的唯一差别就是 15 年。要挺住。

Q

《云图》里探讨了重生。作为作者，你真的相信吗？你对于宿命有什么观点？

A

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重生”。但即使在此生之中，我仍然认为重生和命运（karma）是有用的概念。在讲故事时，宿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观念，当然——预言最吸引！——但在生活里，我觉得命运是一种不太有用的概念。你是否想成为被动的机器人，由一种宇宙大小的、被称为“神”或“历史”或“命”的东西预设了程序？不，谢谢。我宁愿个体和国家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Q

《云图》出版八年后被改编成了电影。有评论说小说里很有野心的复

杂结构到了电影里变得不那么慑人，也更易理解了。就叙事学而言，你是否认为电影已经比小说走得更远？

A

电影是电影（是部很不错的电影，我认为），而书是书。我和黑猩猩有很多相同的DNA，但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相当不同（尽管我的妻子或许会不同意）。哪个“走得更远”呢，书还是电影？这取决于谁在读书、谁在看电影，以及他们的思考有多深入。

Q

为什么要写作？你是什么时候、如何发现自己有写作渴望的？

A

我写作，因为假如我不写我会不快乐。我是男孩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渴望写作，我会模仿我喜欢的那些书来写。

Q

《绿野黑天鹅》或多或少有自传性的痕迹。你和杰森·泰勒有什么共同点？你是如何决定现实生活的经验是否值得书写（或改写）？

A

我和杰森的共同点有（或曾有）：书呆子气、童年故乡、口吃、出生顺序（我们都是弟弟）、生日、阶级、青春期初期的性焦虑、害怕世界会在冷战时因大规模核战而终结。我试图去书写之后，就能知道一段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否值得写；如果场景精彩，我就用。如果只是一堆垃圾，我就将之略去或进一步地改写。

Q

今年曼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罗伯特·麦克法兰在为一本科幻小说作序时称，在评判最好的小说家时，“类型问题几乎是不相关的”。在你的小说里也有很多幻想及科幻的元素。你对于类型小说有何看法？类型小说应该与文学小说一样被严肃看待吗？

A

我真心同意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观点。如果一本科幻或幻想小说都很好，如果它让你思考世界及人类的心灵、你读的时候连页码都